

《華嚴宗》 第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那他的祖宗就是「康居國」，(在)康國，因此他就姓康了，就名「康藏」了。由於那個諧音，那麼「康藏」叫做「香象」了。他出世的時候，就是唐太宗十七年出世，即是公元六四三年。(後來)就至到睿宗，那個唐玄宗的父親，他就叫睿宗。(賢首是在)睿宗(時)升天，(即於)睿宗(時)，是在公元七一二年就死的。

將它們兩個來到減，就知道他(賢首)的歲數了(即七十歲了)。這個很確實的，這個年份。現在知道賢首法師就是武則天賜他的號，他曾經，已經講過了，參加過《八十華嚴(經)》的譯場。「華嚴宗」的人自己說他曾經參加過唐玄奘的譯場，這件事無論如何都絕對不信得過，無可能的。玄奘死的時候，他二十一歲。

縱使他玄奘死，玄奘死的時候才前來譯經，前幾個月才死，最早你都要玄奘死前一年參加了。玄奘死前一年，只得二十歲。就算二十歲都是年輕人，又未出家，誰人給你入譯場?是嗎?不可能的這件事。所以我們說他曾經參加過八十卷的《華嚴經》的譯場就是(假)。那他這個人的態度，整天都要這樣，他所抱的，他的思想一部份就對……反抗，對印度採取反抗的態度的。

因為他是要維護「地論宗」那個系統，他認為那個「阿賴耶識」是一個「真常的識」來的。而那個「唯識宗」就說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是「虛妄」的，這個東西是壞蛋來的，不同。那他的著作，大概六十幾種，過去有很多，當然六十幾種到現在都不完全齊，是嗎?大部份是齊，唐朝都有多少不齊，欠缺很多。這麼久，這一百幾十年，在日本傳回來，很多，所以他的著作大致上還可以叫做完整的。

那他的著作之中，最重要那本就是《梵網經》的注疏，講戒律的。《梵網經》，《梵網經》這本經，現在人考證它，尤其是日本的學者，大家都相信它就是中國人偽造的這本書，說它是。很多學者都相信。大抵與「地論宗」有關的那班人偽造的。那

它的藍本，就是那個藍本，它所依據的藍本就是在印度譯回來的。

它的梵本就叫做《菩薩戒經》，在後梁那個沮渠蒙遜的時候，那個曇無讖譯的，曇無讖譯那本《菩薩戒經》。那麼曇無讖所譯的那本《菩薩戒經》又怎樣來？就是在「唯識宗」那本《瑜伽師地論》裏面擇、抽出來，單行的。其實不應用那個「經」字的，是嗎？應該(是)《菩薩戒論》，就不是《菩薩戒經》。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一部份，那他當時認為「彌勒」就是佛教的古人，都可以當經了。

《菩薩戒經》，它那些和「地論宗」那些，和「地論宗」有關的人就取《菩薩戒經》作藍本。就當造成佛對大家說，但他又不說釋迦牟尼佛。他說「盧舍那佛」說的，釋迦牟尼佛他就(是)「化身佛」。「華嚴宗」的人就很貶低釋迦牟尼佛，這個「化身佛」而已。我們所守的戒律，都不是「化身佛」所講的。是那個「盧舍那佛」的「報身佛」講的。這樣，就當「盧舍那佛」對大眾講，這樣的。

那麼為什麼它要這樣？因為「唯識宗」，第一，它自己有一本《菩薩戒經》在前，到了唐太宗時候，玄奘就翻譯了《瑜伽師地論》，整套《瑜伽師地論》都翻譯，一百卷。那個「菩薩戒經」已經在裏面。那他要對抗「唯識宗」，就要用「唯識宗」的「戒」，那個佛教裏面就不外甚麼？「戒、定、慧」三樣東西而已，三分之一的東西，他還要修行的已經是依它「唯識宗」的一樣。

所以他那班人就覺得這樣，自己無了一個自己的「戒律」做根據。於是就創造一本佛經出來，叫做《梵網經》。就「盧舍那佛」說的。這麼這本經就不可能是賢首偽的，大概是賢首的前輩以前偽的。如果你要查的，你不妨看看，望月信亨的《佛學辭典》，日本望月信亨的《佛學辭典》，和日本那個，我不記得那個，真野甚麼？或者真野(龍海)先生造那本《佛學辭典》。

這本很好的書，一冊而已，是一冊的，你有無用？是，一冊的。是不是甚麼真野

龍甚麼?這本(是)一本甚麼來的?一本簡明的書目，把佛教的重要的書籍。哪本書甚麼時候誰人翻譯的，是誰人作的，作者的情況怎樣的，翻譯出的情況大概是怎樣，這本書的內容是怎樣，這本書是真還是偽，偽是甚麼時候的人偽，有很詳細的考證。

中國人缺乏這類書，所以那位，那位叫做甚麼?吳汝鈞，是嗎?在那本《內明》雜誌裏面大罵，說中國的人太缺乏參考書，那些人都不會造一些參考書給別人參考，只是參考別人的書，這樣，這個是的。他罵這點是罵得對的。中國缺乏這種書。外國，日本就學歐洲的，外國人就喜歡甚麼?一本重要的書，它整本造這些 index。你要查甚麼?一揭就在哪一頁就可以查到。這個名詞的解釋是哪一頁有、哪一頁有，全部都列出來頁數，頁數、行數都列出來。這些中國人就是不及西方人的。那這種書，如果你稍為學過六個月日文，就可以看得懂了，那麼它很多都是中文來的。

我都看得懂的。我三十幾年前，四十年了，三十幾年前，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兒兒戲戲這樣修了一年日文，現在我都拿它來看，都看得來。這本書很淺的。那他賢首法師特別就取那本《梵網經》來到作「疏」，來對抗這個唐玄奘。所以玄奘替那些弟子受戒，就受《瑜伽師地論》那個「菩薩戒」。他說我不受你這些「戒」。

我要受「盧舍那佛」的《梵網經》的戒，那麼現在他的勢力很大的，因為武則天都受。武則天那班近臣，整班人都跟他受戒，受這個「戒」。那就一直所有出家人都受「大乘戒」，個個都受《梵網經》了，而且中國人就好高騖遠，個個都據最高級的佛講。這麼，於是這些出家人，全部都傳這個《梵網經》，傳《梵網經》了。

那些人受就受《梵網經》，現在在香港，除了學「密宗」的人之外，無一個人是受「瑜伽的菩薩戒」，全部都受「梵網菩薩戒」，但「密宗」不是。「密宗」有用「密宗」的自己的「戒律」，不過「密宗」自己的戒律就在《瑜伽師地論》取來的，如果西藏人，西藏根本就無這本經。所以這本經是中國經來的，西藏哪裏有?西藏無《梵網經》的，那麼所以西藏喇嘛受「菩薩戒」，就受甚麼?受「瑜伽菩薩戒」，

《瑜伽師地論》「菩薩戒」。近代人有些人提倡「瑜伽菩薩戒」的，譬如在南方，我就提倡「瑜伽菩薩戒」的。

在北方，從前就有一位，北京有位叫韓清淨，他直接在那裏傳「菩薩戒」，講「菩薩戒」，傳「菩薩戒」，講這個「瑜伽」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「菩薩戒」。(法藏)這本論是用來反抗「唯識宗」的，這本只有六卷那麼多的，和《梵網經》的「疏」六卷。《金師子章》就一卷，是他和武則天講這個「重重無盡」的事，這個大概是講稿來的。此外，「唯識宗」的《密嚴經》，他又替它做注，用他的學理來替它做注，《密嚴經疏》，這本經四卷而已。

那麼《華嚴經》要讀它，本來這套是最重要的，叫做《華嚴探玄記》，就講他自己那套玄學的，那套「形上學」的，《華嚴探玄記》。這套書大了，二十卷的這套，在當時就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書。不過後來那個澄觀法師出，造了那套《華嚴疏鈔》之後，就奪了它的重要性。那麼重要，那它在戒律上，就要用《梵網經》來對抗「唯識宗」了。

那就要在論那裏找來到對抗，就(是)《大乘起信論》了。這套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就(是)完全是「地論宗」的那套思想，那個「第八阿賴耶識」是「真常」的，就用《大乘起信論義記》，三卷那麼多而已。這本書據說(是)精心傑作來的，用來怎樣？對抗《成唯識論》的，因為這個「唯識宗」(的)最重要就是《成唯識論》，它取這套書來對抗《成唯識論》的。

那個「記」字和「疏」字一樣用法的，辨了「疏」，《說文解字》，辨「疏」也，即是「義疏」。那他一路要對抗「唯識」，只是用《大乘起信論》不夠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不可能是法藏偽造，是可能是偽，但不是賢首偽。是他之前的人偽造的。這樣，所以《大乘起信論》的偽，中國的書，就(是)梁啟超《大乘起信論考證》，他驗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他那些研究，他取了一套研究，更取了「空宗」，取龍樹菩薩的。

他又替它做注，《十二門論宗致義記》。注這個《十二門論》來到對抗「唯識宗」，很簡單的，就兩卷的。說它很簡單、精要，但現在有些人就看起來就「得人笑的」(有點可笑的)。為什麼? 因為他見到《成唯識論》，破人家外道那些理論，破小乘、破外道，它用「因明」了，用一套邏輯來到破。

它用「因明」，《十二門論》，用「因明」來到立那三支，「三段論式」，每一個道理，每一點義理都用「三段論式」來到立。而他對「因明」並不熟，所以他，人家「因明」就活動的，對阿甲就這樣，對阿乙就又不同，對阿丙又不同的，他就「求其」(隨便)籠籠統統那樣拿來寫一個「因明論式」。就很多見笑大方，那我舉一個例。譬如《十二門論》，它開首就是，《十二門論》，

羅公：還未完了?

聽眾：第二句，是一個跡字。

羅公：事跡。我漏了那個「跡」字。

它說從「因」和各種「緣」聚合而產生出來的東西，即是說它本身，即是它的本身是無它自己的本身的，那個獨立的個體，自性的、獨立的個體，無的。它說若「無自性」者，如果一件東西而無它獨立的個體，就「云何有是法」，就怎樣能夠承認它是有這件東西「實」，是真實的存在這樣。人家就這樣說。

那他「因緣所生法」，他將它來到演繹了，他說「一切法」，這個「宗」，即是這個大前提。不是，這個斷論，這是「宗」。「一切法皆無」，他大概差不多這個意思，「皆無自性」。那個「因」，他搞不出那個喻出來，你猜他怎樣說? 他說「喻可知」這樣，好淺的，人人都懂的，喻這樣。其實，不 correct，「一切法」，宇宙萬象，你都全包括了。

在「一切法」之外，你哪裏找一個實例、找那個喻來比喻？是嗎？在「一切法」之外，你找一件事來舉例，怎樣舉到？可知那麼簡單？就是不可知，是嗎？如果你這樣改就可以，都不可以，「一切有為法」，「有為法」即是「因緣和合」而生那些東西，「皆無自性」這樣，那為何「無自性」？以從「緣生故」，「緣」你在哪裏找？「一切有為法」之外，你還哪裏找到一樣東西是「從緣生」的？「凡是從緣生」的，已經包括了「一切有為法」之內。它那麼簡單，輕輕放過，就「喻可知」了，不用舉了這樣。這麼這些，站在「因明」的立場，你不過取巧而已。即是很多的這類的笑話，為什麼他會這樣？對「因明」不是很懂，外行，你外行的東西就不要用。

那為什麼他會……賢首法師那麼好學問，都會有這些這樣的笑話搞出來呢？很簡單的，當時唐玄奘就譯出《因明入正理論》出來，窺基法師就作《因明論疏》，然後才把「因明學」的詳細內容介紹出來。可能賢首法師都未看過《因明入正理論》那本《疏》，未看過窺基法師那本《疏》，就以為拿着那本論，那麼籠籠統統這樣就可以了，這樣就搞錯。

你不要說我侮慢、侮辱那些古德，不是的，他錯就錯，無所謂了侮辱，現在不是侮辱他，只是說他錯的，是嗎？現代都很多人錯，現代大名鼎鼎的楊仁山居士就搞錯了。楊仁山居士他亦這樣錯，他老先生不應該用「因明」，他錯。他的「宗」，他提倡念佛，你猜他怎樣？他說念佛往生，「念佛」求往生「西方極樂世界」，「念佛往生」是「自力」、「他力」的教這樣，佛教之中，那個教，「淨土宗」教人「念佛求生西方」就很殊勝的。

一方面就憑藉自己「念佛」的「力」，一方面就憑藉「阿彌陀佛」的「他力」，「加被」你的「力」。好了，他說「念佛往生」是「自力、他力教」了，他說那個因是「因果相感故」，「因果相感」未必就是「自力、他力教」，在「因明」，凡「因果相感」的，都是「自力、他力教」就可以了。

「因果相感」都一定不是「自力、他力教」，「因果相感」是說「自力、他力」都還說得通。那個「教」字，講不通。譬如兩件東西傍在這裏，兩個束蘆傍在這裏，而你又不跌，我又不跌，是不是「因果相感、互為因果」？但是那兩個束蘆，兩棵蘆笛草這樣喻「教」來，是嗎？他說「自力、他力教」，那個「教」字在修辭學上不能用的。

那你猜他那個「喻」，別人那個「喻」就是實例來的，example 來的那個，他用來當譬如解釋，如車的兩輪，就是笑話。車的兩輪，你可以說它「因果相感」，這個輪就牽動兩個輪，這個輪「碌」(滾)就牽動那個輪，那個輪「碌」(滾)就牽動這個輪，你可以說它「因果相感」。

是嗎？但是怎樣「自力、他力教」？這個兩個車的輪，第一，它兩個車輪不能講到「自力、他力」，兩個車輪都是人驅使，推它行的，人施加速度，推它行，又怎會「自力、他力」？根本就無甚麼「自力、他力」。無甚麼「自力」，是嗎？那隻馬被人拉而已，怎會有「自力」？更加不會教了，教就是 teaching，那個字。

怎會「自力、他力教」？楊仁山老先生就搞錯了，你查查他，《楊仁山全集》，那本《佛教宗派詳注》引他講。他很博學的，楊仁山者，(是)太虛法師的老師，是歐陽漸的老師。蘇曼殊又在他那裏，和他為友。是一方面跟楊仁山學習，另一方面就在楊仁山下面那裏教英文和教梵文文法。

好博學的這個人，他以為他都望文生義。人家那個「喻」就是實例來的，他以為當譬如這樣解。賢首法師在他那本《十二門論宗致義記》裏面，就鬧出類似這類的笑話很多。一個人所以講外行的東西，就是很「蝕底」(吃虧)之類等等。這幾種比較重要的，好了。那他，就相傳他講經的時候，時時有些吉祥的瑞應的。

曾經大地震動，試過了。任繼愈說他剛剛遇到地震而已這樣。又試過一次他在講

經，那個天上雨花，好似那些人看到有些花跌下來這樣，說有一些這樣的事。總之，我們這些這樣的事不必信，是嗎？就在這個時候，不用信他這類事，那這個就賢首大師。第二個我們要知道的是，其他我們不知道都無緊要。

第二個要知道的就是清涼大師，好了，就放在這裏。那清涼大師怎樣？就為什麼他的地位那麼重要這樣？我們知道賢首法師曾經參加過《八十華嚴經》的譯場，《八十華嚴經》一譯，譯了出來之後，武則天就命令賢首法師，叫他替它做疏，做一個詳細的注釋。賢首法師就做了，做了四分一就死了，那麼就未完成了。

那所謂這個《八十華嚴》，即是我們叫它做《華嚴經》新疏，做了四分一就未完成。那麼就到了賢首法師死了之後，他的弟子叫做慧苑，這個很博學的人，對音韻學是相當講究的，《華嚴經音義》就他造的。這那個他的弟子慧苑就作了一本書，就叫做…作那書就叫做《華嚴刊定記》，「刊定記」即是將他老師的《華嚴探玄記》，和那個他造了四分一而未造完的那本《華嚴經新疏》，重新來一個整理、刊定它。他不客氣，他對老師的說法，「刊定」它。

那麼就變了擅自改變老師的說法，「刊定」擅改師說，所以那些正統派，就認為他是「華嚴宗」的叛徒，認為他是叛徒，但是當時學問最博又是他。如果他真的跟隨賢首法師的，說他是叛徒，但無一個正統的能夠對抗他。直到他死了之後，然後他的徒弟將他來翻案。當然不敢（「猛烈」）抨擊他了，他的徒弟翻案。那他的門下就有兩個很有名的人物，他的弟子。

慧苑的弟子，一個大名鼎鼎的神秀法師，神秀年紀可能大過他的，跟他學習的。神秀，現在「禪宗」所謂「南、北兩派」，南方就六祖，慧能是六祖，北方以神秀為第六代了。他的弟子有一個神秀，但神秀年紀很大了。澄觀，這個即是清涼大師了，澄觀法師，神秀後來走了禪宗那條路了，所以禪宗的思想和華嚴宗《起信論》的思想有關係，可能發生關連。

現在《六祖壇經》裏面都有不少《華嚴經》的思想的。這樣，澄觀就繼承了「華嚴宗」。澄觀就再恢復賢首的宗義，恢復賢首的宗義，就作了新譯的，即是《八十卷華嚴疏》了。六十卷，他的《疏》六十卷，本文就四十卷，不是，本文就八十卷，《疏》就六十卷。那個《疏》加上本文就一百四十卷，一百四十卷它不是大的。

他還將它再造一套，另外一套叫做《隨疏》，那個《疏》就已經有六十卷，和那個《疏》相符的那些甚麼？《演義鈔》，「揷住」（對著）那個《疏》的每一點來到引伸、來到演繹的，叫做《演義鈔》。「鈔」即是 note，只是造本文都不夠，還要有一個甚麼？注上注。那麼注上注，那麼加起，連着經文，合併了那部經裏面，八十卷《華嚴經》、六十卷《疏》就一百四十卷，九十卷《演義鈔》，二百三十卷書。如果木版的，這張桌這麼大張，一套一個大櫃，一個櫃。

那麼這套不只是解釋《華嚴經》而已，整個「華嚴宗」的意義，它的意義在它的《演義鈔》裏面，就說到如霧如雲。賢首法師就排斥「唯識宗」的，完全是凡「唯識宗」的那些道理都不對的，那麼神氣。他就不是，取「唯識宗」的東西，來做他「華嚴宗」的注腳。這個聰明到極，你來將它當是敵人，他取敵人的來到做抬轎，做轎伏。

那所以如果我們今日未做過幾年「唯識宗」的功夫，你說我讀「華嚴宗」，我看《華嚴疏鈔》，這個是笑話，是騙人的。除非他(有)幾年「唯識宗」的底子，是嗎？不是的話會看不來的。有哪個看不通的，舉一個實例，楊仁山居士讀《華嚴疏鈔》，它那兩本加起來，叫做《華嚴疏鈔》，《疏》就那一套、《鈔》就這一套。兩套合起來，合成一本，叫做《華嚴疏鈔》。現在那些講《華嚴疏鈔》都不知道它是兩本書合着。就說要讀《華嚴疏鈔》這樣，現在的人分都分不到。

這樣，楊仁山居士讀《華嚴疏鈔》讀不來，因為他要…很多引用「唯識」來講

的，他讀不來就怎樣？當時他無法子，結果就因為他去倫敦，曾紀澤出使倫敦，倫敦的大使，他做參贊，即是做那些參贊那類，就跟着去英國。那個時候，日本那個，有位博士，佛學博士，即是佛學博士，去英國劍橋又取到哲學博士的，那個叫做南條文雄，是日本當時的最……講佛教哲學最權威的那個學者，就在倫敦認識了楊仁山。(他)就答應將《成唯識論述記》送回來，和他抄過一個抄本寄給他。

這樣，後來楊仁山就回來中國了，住在南京。南條文雄就使人寄了《成唯識論述記》給他。那個楊仁山就如獲至寶，晚年了，已經老了，看東西，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很難看(明白)的。你以為好容易看嗎？又要找注來看的，但你知道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《成唯識論的述記》的注又未拿到回來的。

所以都難看的。那個楊仁山，所以他臨死的時候，他的遺志，叫那些弟子來見他。他說你們這班人，我死了之後，你最重要做三件事，是不是好似是三件？第一件，就叫你們學「唯識」，弘揚「唯識」。因為他身受其苦，不懂「唯識」就不能通「華嚴宗」。第二，他說「密宗」，中國無了，因為自從明太祖，不准那些人傳授「密宗」，「密法」，「密宗」無了。

就是希望他有些弟子能夠去日本學「密宗」，就把「密宗」傳回來中國，他是希望這樣。第三件事，他就弘揚「淨土宗」，勸人念佛的，他就叫人甚麼，有一個叫做甚麼？「徑中徑又徑」，即是路裏面的路又路這樣，捷徑，「捷徑中的捷徑又捷徑」就是甚麼？那個歸結是念「阿彌陀佛」，生「極樂世界」這樣。

這樣，叫那些弟子替他，他已經做開了，完成它，將它來到刻。做了四件，還有一件，編(《大藏經》綱要)，他說《大藏經》那麼繁複，把它那些扼要的地方，取了它出來，做一輪校勘的功夫，就編了一套叫《藏要》，即是「大藏經的綱要」，《藏要》。

就要不是說好似寫概論那麼寫的，就要甚麼？在那個《大藏經》裏面、經論裏面，剪輯出來的。叫做《藏要》。就吩咐弟子最重要做這幾件事，那他兩個大弟子，一個就梅光羲，一個就歐陽漸，就秉承他的遺訓。這兩個就研究「唯識」，那麼這個又另外的話了。他這套書合着叫做《華嚴疏鈔》，是「華嚴宗」的百科全書來的，「華嚴宗」的思想它就網羅淨盡了。

你讀懂它，讀通它，不只「華嚴宗」通，連讀佛教「大、小乘」各宗都可以通，它旁及各宗，非常之龐博的，這本書。那他這個人，但他就是「費事」（不想花時間）寫，由唐德宗那個時候出世，唐憲宗的時候死，大概，我寫公元了，七六零年到八二零年（或說是 738-839）的人。用來解釋我這裏就對了，他是這樣的態度，這個人，是非常之融和。那這個就…

-完-